

“后苏联空间”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一个分析框架

王志远*

【内容提要】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所包含的很多沿线国家属于“后苏联空间”范围。而“后苏联空间”受到地区主导国俄罗斯的实力和战略意图变化及外部大国的影响，日益具备明显的弹性特征。当“后苏联空间”受到挤压或向外扩张时，经常会遭遇相应的反作用力。因此，这一战略地域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地缘政治形势不稳、内在结构不断变化、特别容易受到国际关系和地区局势的影响。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持续即为明证。当前，与“后苏联”空间相关的重大外在因素主要包括中国向西开放的机遇和挑战、后苏联空间内的外部大国的介入及与地区大国的合作与竞争，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如何对接等。借助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视角，经由部分重大问题的实证研究，设置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可深化对“后苏联空间”发展现状与演进方向的理解，进而将有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共建。

【关键词】后苏联空间 丝绸之路经济带 国际政治经济学 经济地理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1-0053-(26)

* 王志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博士后。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合作与竞争的战略解析”（项目批准号：14CGJ008）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批准号：2015M570313）的阶段研究。

一、引言

发生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东剧变深刻影响世界格局变化，持续数十年的“两极格局”终结。随着俄罗斯重返大国行列、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欧盟数轮东扩、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重要国际事件发生，欧亚大陆愈发成为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最为关键的战略竞争腹地。

近年来，普京高调地推动“欧亚联盟”战略，俄罗斯学界也越来越多地提及“后苏联空间”概念。同时，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其中部分路线和区域恰处于“后苏联空间”之内，沿途国家也有很多属于“欧亚联盟”成员或是潜在的发展对象。因此，系统分析“后苏联空间”范围内的一些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无疑非常必要。当前，国内外学者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但需要作出深入解释和准确回答的问题依然很多。具体来说，包括“后苏联空间”发展现状、乌克兰危机的冲击与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后苏联空间”的关系、分析所涉及的主要理论、未来研究需要遵循的思路与方法。

深入地回答这些问题不容易，但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较为全面地阐释和归纳其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无疑具有一定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本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对中俄“后苏联空间”纵横交错的各种研究脉络进行整合，可以探寻出相对全面而富有逻辑的一个“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分析框架。在其中，既需要从历史脉络出发，分析“后苏联空间”的发展现状，并将“乌克兰危机”作为研究背景，讨论此基础上的“后苏联空间”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未来发展趋势，也需要运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等多学科理论基础，探讨其中的逻辑关系，最后提出一个总体分析框架，为今后更加深入的研究提供帮助。

二、“后苏联空间”的“弹性”特征

近年来，随着俄罗斯不断强化与独联体国家的合作，重返“后苏联空间”

的战略构思已经逐渐清晰，一些国内学者对此作了较为广泛的研究。^①需要注意的是，在他们所发表的论文中均使用了“后苏联空间”作为关键词，而并不是“独联体国家”，可见其主要强调俄罗斯对外战略的覆盖范围与扩张趋势，而不是单纯区域内的单个国家或伙伴。在这方面，不仅在国内学者之间存在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和判断，国外政要和学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地域范围的表述，而不是国家或独联体。例如，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分析乌克兰局势及影响范围时，就使用了“后苏联空间”一词。俄罗斯学者同样热衷于使用这一词汇，例如在《后苏联空间的重新一体化》、《后苏联空间进入务实时代》等论文中，均使用了“后苏联空间”一词。^②此外，还使用“后苏联一体化”的表述方法，用以探讨这一空间内国家合作的绩效和前景。^③显然，除了“后苏联空间”(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和“独联体”(СНГ)的字面区别之外，两个概念外延上存在很大不同。苏联解体后，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全面转向欧洲，现在已经成功加入欧盟和欧元区，因此在“后苏联空间”中不应包括这三个国家。在其余十二个原加盟共和国中，土库曼斯坦属于不参加任何组织的中立国，虽然属于“后苏联空间”，但并不属于独联体，此外还有曾经在俄罗斯军事“支持”下被动加入、“俄格冲突”后又宣布退出独联体的格鲁吉亚，由于已经基本脱离与俄罗斯的关系，应当不再划入“后苏联空间”之内。因此，“后苏联空间”应当理解为地处欧亚大陆腹地的十一个国家，而独联体由于不包括土库曼斯坦，实际上只有十个国家，即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更为重要的是，“后苏联空间”蕴涵着更加深刻的内涵，尤其是从俄罗斯视角看，这种表述方式似乎更具战略意义。

① 欧阳向英：“欧亚联盟—后苏联空间俄罗斯发展前景”，《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4期；汪宁：“重返后苏联空间”，《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2年第3期；富景筠：“新区域主义视角下俄罗斯区域合作战略演变的多维互动分析”，《欧洲研究》，2013年第4期。

② Пивовар. Е.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интеграци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Алетейя. 2008. Валовая. Т.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эпоху pragmatizma//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05. №2.

③ Головнин.М., Либман.М. Пост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и-21. 2006. № 1.

因此，所谓“后苏联空间”，从狭义上理解自然是指导苏联解体后，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明显脱离俄罗斯的格鲁吉亚之外，原加盟共和国的总称；而从广义上理解，则是旨在强调俄罗斯重返欧亚地区领导者地位等战略意图。这种称呼不仅是简单的概括。苏联时期的“两极格局”，不仅是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冷战”和对持，更意味着各自所控制的范围和地域，而这恰恰是“后苏联空间”所蕴涵和代表的深层次意思。对于普京带领下表现愈发强势的俄罗斯来说，“后苏联空间”内所覆盖的战略空间，相当于沿着历史上版图所能勾勒出的范围和界限。但是，近年来所发生的国际事件，导致“后苏联空间”边界出现了一些变化。由于大国在欧亚地区的战略实施，使得该地区具有类似于物理学上的“弹性”特征，当“后苏联空间”受到压缩或向外扩张时，经常会有相反的力量作用于此。

苏联刚解体时，由于当时独联体国家普遍内忧外患，缺乏足够的实力捍卫“后苏联空间”。近年来，俄罗斯重返世界大国行列，所实施的对外战略，使各种力量的博弈与交汇更加激烈，“后苏联空间”边界和范围出现很大变化。例如格鲁吉亚退出独联体使空间范围缩小，乌克兰危机使空间界限出现竞争和博弈，中亚国家集体向俄罗斯靠拢则会增加空间紧密程度，等等。总之，从广义上理解“后苏联空间”，必然需要重视“空间范围存在弹性”这一特征。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地缘政治形势不稳定、内在结构不断变化、特别容易受到国际关系和地区局势影响的战略地域。

显然，“后苏联空间”不仅具有历史和文化传统延续的意味，更具有俄罗斯主导地区发展的内涵在其中。也必须承认，俄罗斯若要实现这种战略目标，并不容易。苏联解体后，曾经被寄予厚望的独联体框架内，主要表现为国家之间“独立性”明显强于“联合性”。在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时，普京总统在提及这一问题时，极其谨慎地表述为“虽然独联体国家曾经幻想着组成经济、军事、货币等同盟，以保持‘后苏联空间’的统一性，然而却始终没有出现”^①。在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看来，虽然曾经极力拥护“后苏联空间”联合，但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也不得不承认独联体主要依靠对苏

^① Путин В.В.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19.03.2014. <http://www.kremlin.ru>

联时期的怀旧感，而诸多经济、军事条约即使签署也很难落实和执行，从此他开始更加强调平等的国家合作方式。^①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独联体成立十年之际，国内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该组织尚未达到成立之初的预期。^②此后的研究则认为，独联体的确表现出弱化趋势，但在其框架内却形成了多层次的次地区一体化组织。^③

然而，独联体的衰弱并没有影响到俄罗斯学者对“后苏联空间”的关注与期盼，并且存在着时间上明显的递进特征，这种态势与俄罗斯综合国力的提升有很大关系。例如，在2002年，俄罗斯学者在承认独联体问题很多的同时，仍然认为这一组织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④之后的2006年，则有观点较为积极地评价俄罗斯与独联体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⑤而在2014年的文献中，俄罗斯学者认为，独联体区域一体化并不符合传统理论模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总体水平较低；二是在某些领域却存在很深的经济合作。这种评价较为客观和准确。^⑥

近年来，尽管“后苏联空间”在世界上所承受的压力日益增大，但仍然是俄罗斯最为关键的战略利益所在，因此需要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当前，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以及日益变化的国际局势中，解构和分析“后苏联空间”，对于中国正确判断国际格局和开展周边国家外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讨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基础和前提。

① [哈]奥莉加·维多娃著，韩霞译，《中亚铁碗：纳扎尔巴耶夫》，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66页。

② 郑羽、李建民：《独联体十年：现状、问题、前景》，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③ 潘广云：“独联体框架内的次地区经济一体化”，《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

④ Густов В.А., Манько В.К. Россия-СНГ: путь интеграции тернист, но заманчив. М.:СПб, 2002.

⑤ Грибениченко Ф.С.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России и СНГ: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Москва, 2006.

⑥ Гурова И. 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модели торгов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н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СНГ//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4. №.1.

三、乌克兰危机与弹性“后苏联空间”

前面已经初步讨论了“后苏联空间”的弹性特征，这种特征在近期最为明显的表现当属“乌克兰危机”。该国从对外战略辗转腾挪到引发国内政治冲突，再发展为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对峙，既冲击着“后苏联空间”，也使其弹性特征反映得更加明显。

2014年开始持续发酵的“乌克兰危机”，可谓是深刻影响国际格局的重大事件，从“后苏联空间”视角看，更是具有强烈的冲击。乌克兰(украина)具有边疆、边陲的意思。第聂伯河将乌克兰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曾经是苏联时期重要的工业基地，而西部则以农业生产为主，二战后才划归到苏联范围之内。不仅国内东西部差异明显，在地理位置上，乌克兰也是联结俄罗斯与欧洲的桥梁和纽带，美国外交学家布热津斯基将其称为“地缘政治的支轴国家”。在独联体中，乌克兰也较为特殊，虽然是创始国之一，但却一直没有签署独联体《宪章》，其中深意耐人寻味。因此，俄罗斯在组建区域合作组织时，既格外重视乌克兰的地位与作用，保持主动而积极的态度，同时也特别注重防御性政策，极力避免乌克兰加入欧盟的潜在可能。

在“后苏联空间”内部，曾经被寄予厚望的独联体并没有真正发挥区域合作平台的作用，成员国经济联系松散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转型的糟糕局面。在“后苏联空间”国家中，或多或少带有区域主义特征，但无论哪一个国家在尝试或界定自身在其中的作用时，俄罗斯的设想都是重要而且具有决定性的。^①因此，俄罗斯经济发展与对外战略，直接关系到“后苏联空间”的区域一体化。1999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就已经签署了统一经济空间协议，但很多并没有真正落实，使得该组织逐渐淡化。^②2000年10月10日，这五个国家在阿斯塔纳还签署了“欧亚经济共同体”协议，但这个组织却从未运转起来，自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

^① Гузенкова Т. Украина и Белорусси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х модел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Январь 2012. №2. С.100-103.

^② Малышева Д.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на путях углуб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оябрь 2013. №.11. С.109-113.

用。同时，乌克兰、亚美尼亚、摩尔多瓦、乌兹别克斯坦都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观察员国家。此外，在“后苏联空间”中还存在另外一个区域一体化尝试，就是美国所支持和推动的“古阿姆集团”^①。在成员国方面，两个组织泾渭分明地将独联体国家划分为两个“集团”，仅仅是亚美尼亚没有位列其中。当然，由于俄罗斯具有强大影响力，美国主导的“古阿姆集团”也没有获得成功。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退出古阿姆集团，转而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此后，在区域经济整合的道路上，真正具有实际作用的区域合作组织，当属2003年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组建的“四国统一空间”。实证分析表明，其区域整合的深度明显强于中亚国家的区域一体化程度。^②此后，随着俄罗斯复苏、经济崛起，俄白哈关税同盟、欧亚经济联盟获得快速发展，但乌克兰却始终没有被纳入其中。

2011年10月17—21日，在雅尔塔举行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一体化发展道路”专家学者论坛，其中第一单元就是以“后苏联空间区域一体化”为题。^③这次会议发生在“乌克兰危机”之前，相当于俄罗斯推行欧亚经济联盟的理论务虚会，其中很多观点至今仍然具有启示作用。对于俄罗斯而言，如果希望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形成紧密的联盟，就必须发展具有经济地理特征的区域合作组织，否则在全球化浪潮中，俄罗斯很难实现其领导力。^④在现实中，俄白乌三国的确具有深度的分工体系，白俄罗斯企业主要与俄罗斯开展对外贸易，而俄罗斯生产企业则主要出口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⑤但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倾向。白俄罗斯始终与俄罗斯保持着良好的伙伴关系，因此西方国家很少将白俄罗斯视为独立国

① 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五国简称（GUUAM）。

② 王志远：“中亚国家区域一体化进程评估”，《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年第5期。

③ Россия-Украина-Белоруссия: пути интегр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Январь 2012. №2. С.93-198.

④ Новикова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царадигм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Беларусью и Украин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Январь 2012. №2. С.123-128.

⑤ Пискунова Н. Интеграция как инструмент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Январь 2012. №2. С.111-113.

家，而是看作俄罗斯的一块“飞地”。^①而乌克兰的精英阶层更加在意自己国家的经济独立性，而不是在后苏联空间获得多少利益。因此，面对“关税同盟”，亚努科维奇政府至多选择“3+1”模式，而不是直接加入其中。^②

在亚努科维奇任期内（2010—2014），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直接投资增长了30%，然而乌克兰统计部门却严重低估了俄罗斯商人直接投资的规模，2013年仅为4.3亿美元，占比例为7.4%，明显低于塞浦路斯（32.7%）、德国（10.8%）、荷兰（9.6%）。但这种计算方法忽略了经过第三国向乌克兰进行的直接投资，为此独联体相互投资检测部门测算，结果明显高于乌克兰官方的统计数字。^③当然，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的投资，无不具有额外的国家利益倾向，希望以此加强俄乌之间的经济联系，再以此为基础构建伙伴或同盟关系。然而，现实的走向却并非如俄罗斯所愿，乌克兰采取平衡外交策略，始终徘徊于欧盟和俄罗斯之间。

2013年11月，欧盟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联系国会议，这成了“乌克兰危机”的导火索。在俄罗斯的牵制和制约下，亚努科维奇政府放弃了加入欧盟的可能性，引发国内严重抗议示威。俄罗斯之所以对这次联系国会议作出防御性的抗拒，直接出发点并非因为地缘政治和文明的冲突，而是地区安全上的根本矛盾，即“虽然各国都追求安全，但在实践中却会经常产生相反的结果”，因此产生了乌克兰究竟向何处去的困境。^④最终，乌克兰国内开始了持续的抗议示威，反对放弃欧盟联系国协定，直至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危机。

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开始改变对外政策重点。2014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强调不要将政治与经济混为一谈，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俄罗斯都将扩大自身存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尤其是削减商品壁垒、扩大技术投资合

① Гаврилечко Ю. Вопрос рисков, комплиментарности, совместны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развития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рынка и согласова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на внешних рынка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Январь 2012. №.2. С.104-111.

② Кирюхин Д.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е проекты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как проблема для Украин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Январь 2012. №.2. С.118-123.

③ Квашнин Ю. О перспектив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инвестиций на Украине//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2014. №.8. С.141-149.

④ Троицкий М., Чарап. С. Дилемма интеграции н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Ноябрь 2013. №.5. С.21-32.

作和人员往来。^①显然，这是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变化背景下，俄罗斯所作出的积极反应。既然美国联合盟友对俄罗斯展开制裁，希望将俄罗斯与世界分离开来，俄罗斯自然希望加强与中国、印度、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合作，共同挑战旧的国际秩序，尤其是中俄两国，在对待国际秩序方面有很多立场方面的共同点。^②对此，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阿列克谢·梅什科夫明确地表示，在俄欧、俄美关系愈发多变的情况下，未来俄罗斯需要加强与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国、印度、拉丁美洲国家的合作。^③

显然，这场“乌克兰危机”对弹性的“后苏联空间”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使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大国博弈愈发激烈，更是直接改变了俄罗斯原本的战略设想，即维护自身在“后苏联空间”中的绝对主导权。一直以来，俄罗斯一直在坚持欧亚领导者的地位，努力改变来自欧洲的抵制，努力获得在某些领域的特殊利益，首要的就是保证欧亚联盟范围内的影响力，而美国毕竟离得很远。^④在未来，俄罗斯不仅需要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制裁，更需要尽量稳定“后苏联空间”的稳定与发展，可谓是任重而道远。同时，也应当看到，作为俄罗斯维护“后苏联空间”的重要平台，普京提出的“欧亚联盟”战略，仍然在向纵深层面推进。短短几年时间，已经从“俄白哈关税同盟”，发展为“欧亚经济联盟”，并且吸收了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两个新成员国。

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后苏联空间”的关系

毫无疑问，解构“后苏联空间”是讨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重要前提，阐释和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是将这个前提条件进一步具体化。

① Письмо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4.декабря.2014.года. <https://kremlin.ru/news/47173>

② Титаренко М.,Петровский В. Россия Китай и новый порядо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15. №.3.

③ Алексей М, Оганесян А. Еще полтора года Украину ставили перед выбором с кем вы-с Россией или Западом а теперь перед таким выбором ставят всю Европу//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2015. №.2.

④ Смирнов П.Е. США, НАТО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большой европы в свете кризиса на Украине// США-Канада. Экономика, культура. 2014. №.12. С.3-20.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其中很多潜在的合作对象处于“后苏联空间”范围之内。^①无独有偶，早在2011年普京竞选总统期间，就有针对性地在“后苏联空间”提出了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并且拥有较为现实的基础——俄白哈关税同盟。^②不仅如此，中亚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也占据着重要地位。2005年，美国提出“大中亚计划”，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修改为“新丝绸之路计划”。毫无疑问，中亚地区存在着中俄美之间激烈的大国博弈。纵观世界，具有如此特征的地区并不多见。至于中亚为什么对大国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学术界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其一是因为它的地缘政治位置，其二是因为它的能源，其三是因为它在国际反恐中的特殊地位。^③分析这种带有明显地区特征的典型范例，对于理论和现实发展都具有启示性。

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的背景，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当前复杂的国际竞争格局，特别是美国、日本等在中亚开展经济合作，会对中国未来产生压力。^④因此，中国需要在对外战略方面实行“西进”。^⑤这意味着，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开展务实合作，对于两国而言，都具有积极意义。^⑥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未来在欧亚地区，能否成功实现区域合作制度化？中国提倡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究竟是竞争多些，还是合作更多？从两个战略机制的发展看，“丝绸之路经济带”显然不如“欧亚经济联盟”成熟，“一个低层次、没有具体机制、松散的经济合作形态难以对一个高层次、制度化的经济联盟构成真正挑战，更

① 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建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9月7日。

② Путин В.В.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 — 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 Известия. 2011.5 октября.

③ 赵华胜：“中亚与大国关系”，《国际观察》，2008年第3期。

④ 何茂春、张冀兵：“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战略分析——中国的历史机遇、潜在挑战与应对策略”，《学术前沿》，2013年第12期（上）。

⑤ 王辑思：“‘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7日。

⑥ 邢广程：“俄罗斯亚太战略和政策的新变化”，《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5期。

不可能融合它”^①。然而，俄罗斯对于中国的防范心理却始终存在。2015年5月，中国与俄罗斯签署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基本可以说明中俄两国在对外战略方面已经拥有了较为一致的态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未来的建设中，“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会变得容易，聚集在欧亚腹地的大国博弈不会因此而消失。

在更加具体和详细的分析方面，有学者论证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俄罗斯和中亚的切入点与合作模式。^②也有研究对空间延伸与战略内涵的关系进行分析，认为“一带一路”在地理上应当具有战略支撑关系。“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沿途线路，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外部轮廓。^③如果从中国对外战略的视角看待“丝绸之路经济带”，显然不能单纯从自身发展角度出发，更不能仅仅考虑经济因素，而应当进行综合评估和判断。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将会有很多合作空间，而不是相互排斥，但中国发出倡议的根本动因并非经济，而具有战略性，以此来实现中国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才是根本出发点。^④

既然“丝绸之路经济带”属于综合性的国家战略，就需要对其特征进行分析。在战略这个主题上，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声称，只要国家能力允许，那么国家就会竭力扩张……相比之下，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仅当受到威胁时国家才会寻求扩张。^⑤尽管有些观点认为，中国在极力寻求扩张，甚至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但这显然是错误而肤浅的认识。在中国几十年“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发展特征与进攻型战略完全不同。应当从防御型战略视角出发分析才更加恰当。国外学者也考虑到了这一点，认为中国之所以在2013年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

① 赵华胜：“欧亚联盟与丝绸之路非二选一，中俄应采取新思维”，《环球时报》，2014年4月26日。

② 赵华胜：“‘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注点及切入点”，《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③ 王志远、木合塔尔·阿不都如苏利：“‘一带一路’的空间延伸与战略内涵”，《新疆日报》，2015年1月20日。

④ Лукин А. Иде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Июль 2014. №.7. С.85-98.

⑤ [美]凯文·纳里泽尼著，白云真、傅强译，《大战略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第305-306页。

之路”，是因为这一年中国经济 GDP 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而中国与个别东盟国家却在南海问题上屡屡出现争端和纷争，美国也在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因此需要全面调整对外战略。^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对外战略实质上已经具有了“防御型”特征。显然，美国所推行的亚太政策旨在遏制中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地缘政治空间，其主要手段就是扩大军事存在，不断举行联合军演。东南亚的发展方向基本取决于美国的立场和态度，但由于各种原因，中美之间出现大规模对抗是不可能的。^②

如果从俄罗斯视角看待“丝绸之路经济带”，那就应当从竞争与合作共存的视角来分析。中俄之间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合作方面，都具有天然优势。两国不仅经济结构互补性强，而且都是欧亚大陆上崛起的大国，近年来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强就是最好的说明。“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更加需要与中国开展务实合作，这是必然的选择。当然，俄罗斯这种战略转向虽然有利于中俄两国合作继续加深，但并不意味着完全依赖于中国。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中国对外战略已经从“为国内改革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转变为“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逐渐提高到美国水平”。^③因此，俄罗斯已经看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广阔前景。这意味着，“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一项战略，中国可以由此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表现在“后苏联空间”范围内，则具体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联系愈发紧密。这显然触及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因此俄罗斯对待“丝绸之路经济带”，也会有防范心理，会以大国竞争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向西开放。

从近年来“后苏联空间”范围内的大国战略发展特征看，相互之间的覆盖与重叠已经日益明显，并且具有多重决定因素。在“后苏联空间”中，俄罗斯对苏联的继承，最为关键和重要的就是军事力量，强军富国理念下崛起的俄罗斯实质上已经对美国构成挑战和威胁。但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俄罗斯与欧洲等关系中却发现，经济因素已经兼具整体覆盖和战略措施两项

① Воробьев В. Новый шелковый курс//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014. №3. С. 142-151.

② Старкин С, Рыжов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Разворот США в Азии эволюция подходов// Мир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4. №10.

③ Михеев В, Швыдко В, Луконин С. Китай-Россия: когда эмоции уместны?// Мир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5. №2. С.5-13.

重要特征。表现在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中，其经济外交手段非常之多，甚至直接决定了对外关系的发展轨迹。即使在俄美两个军事强国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的国际关系中，也从来没有忘记“经济”的重要性，这既表现在俄罗斯经济衰弱时处处受制于美国，也表现在俄罗斯依靠全球能源战略重返大国行列，更表现在剑拔弩张的“乌克兰危机”时美国祭出经济制裁手段。

在中国对中亚的外交政策方面，也存在着既具有战略性、又具有经济性的特点。如果将战略层面进行解构，可以看到其中具有明显的优先次序：一是打击恐怖主义和确保能源安全；二是经济合作和上海合作组织；三是地缘政治和边界安全。^①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需要发挥自身的特长。尽管经济目标并没有排到首位，但在具体举措与方法中，强大的经济实力仍然是最具影响力的“一张牌”。而如果从中国与“后苏联空间”关系的视角看，那么经济合作无疑至关重要。这种判断并非单纯来自于对“后苏联空间”的分析，而是来自于近年来中国对外战略的根本，即依靠稳定而厚实的经济合作，实现在周边国家乃至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从当前中国高度重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看，其中蕴涵的多重战略意义之一，就是在“后苏联空间”的大国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而中国所依托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实力，必然需要沿途国家的合作与支持。

从地区角度看，大国战略集中于中亚地区，的确以经济措施作为主要“抓手”，并多以经济专业词汇概括战略意图，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中，其中所囊括的因素却绝非单纯的经济动因。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2005年弗雷德里克·斯塔尔在《外交》杂志撰文提出“大中亚计划”，其范围不仅包括中亚五国，还包括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北部、俄罗斯南部和中国西北部。这一“计划”很快被美国提高到战略构想层面，国务院也及时采纳“大中亚计划”，及时将上述地区的外交事务整合起来。实质上，这相当于利用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影响，加强与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联系，以此削弱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的地位。然而，这个“大中亚计划”，需要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美国不仅要赢得阿富汗战争，更要稳定阿富汗局势，才能在中亚地区拥有稳定的后勤中心和战略枢纽，实现从巴基斯坦、印度通往

^① 赵华胜：《中国的中亚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第85页。

东南亚的交通运输走廊。因此，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将“大中亚计划”修改为“新丝绸之路计划”，旨在通过线路建设，实现对区域的辐射，其中包括北部交通网络，即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一线，也包括南部交通网络，即印度和巴基斯坦，战略目标仍然是在中亚地区遏制俄罗斯和中国。^①与“大中亚计划”相比，“新丝绸之路计划”更加重视“北部交通网络”，其中既有与美国关系密切的乌兹别克斯坦，也有美国极力想要争取的中亚核心国家——哈萨克斯坦。^②然而，美国在中亚的战略同样遭到来自俄罗斯的抵制。尽管美国曾经依靠其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建立“中亚区域合作组织计划”，但实际作用却根本无法与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相提并论。哈萨克斯坦自然不会为了美国的愿望，而损害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美国战略遭遇“冷漠”，这种情况并非首次。美国曾经扶植“古阿姆集团”（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宣布退出后，该集团作用也日渐式微。毫无疑问，俄罗斯对中亚国家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始终存在，甚至可以认为是“后苏联空间”中俄罗斯掌控最为稳固的核心，这是美国中亚战略无法“软着陆”的根本原因。

显然，如此复杂多元因素构成的大国博弈与地区化等问题，既是讨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后苏联空间”等问题的难点所在，同时也是分析这两者之间关系以及进行深入研究的关键视角与思路。

五、涉及的几个理论层面的问题

（一）国际关系与大国博弈

在国际关系传统的三大理论学派中，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主要行为体，强调国家间形成的世界“均势”；而自由主义则更多从系统论出发，认为世界可以成为一个有秩序的整体；建构主义则提出更加具体化的研究内容，例如地区化、物质力量、观念文化等全新概念。显然，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发

^① Лукин А. Иде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и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интеграц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Июль 2014. №.7. С.84-98.

^② Сафранчук И. Концепция Новый 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 и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Большо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Июль 2013. №.7. С.43-53.

展，大国之间的博弈与平衡愈发成为主要的研究范式。如果再考虑到不同国家所组成的区域合作、地区安全、军事同盟等国际组织的影响，单纯以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特定的格局与影响，似乎显得越来越困难。此时，如果将国际关系进行“微观化”分析，事实上已经相当于在多重复杂条件下探讨“大国博弈”问题。

在这些条件中，经济、军事、安全、外交等要素具有重要影响。传统理论一般地将经济合作置于辅助地位，经常被认为是决定国际关系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有时处于安全、军事等概念之外的较低层次。随着全球化浪潮发展，经济已经不仅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更是影响世界和周边国家的“硬通货”。当然，被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搁置的要素还有很多。随着现实世界的发展与变化，国际关系中新的分析视角的出现，经常能够获得新的理论启发。例如，苏东剧变后，伴随着“历史的终结”的巨大呼声，关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也悄然发生了变化。美国学者亨廷顿认为未来世界的分水岭主要的决定因素是文明，主宰世界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两大阵营冲突。在他所列举的文明里，覆盖或影响中国与“后苏联空间”范围的就有五种：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和东正教文明。^①此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中还出现了“宗教回归”，9·11事件后更是跃然于国际关系的中心领域。^②

显然，在中国与“后苏联空间”这个特定空间范围内，分析“大国博弈”应当考虑军事、外交、经济、文明、宗教等多种因素，其中主次之分则取决于既定战略方向和地域中所存在的主要特征。因此，沿着经济合作与“微观化”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的视角分析，或许是使复杂而多变“大国博弈”变得更加清晰的一把钥匙。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大国战略

一般地看，既然“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后苏联空间”均涉及经济与政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② 徐以骅：“全球化时代的宗教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

治等综合问题，在一个较为全面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寻找分析脉络，同样具有启发性，与前述问题相似，需要对其理论进行区域化或微观化归纳。

国际政治经济学属于新兴学科，与绵延多年的国际关系理论相比，前者不仅出现较晚，而且其发展的关键恰恰在于填补国际关系理论中没有考虑到的新问题，或是提供新的研究范式。因此，每当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争论，似乎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难得的发展机遇。从当前形成的三大流派所包涵的五大体系看，自由主义、现实主义（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虽然相互之间存在着争鸣，但所具有的共同点却都是运用经济理论基础或经济学方法为国际关系提供补充和修正。尤其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范式，更是被充分地借鉴，博弈论、集体行动理论、市场失灵等经济学理论被有效利用，以论证国际机制产生的理性主义原则。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说，“政治学中盛行的体系分析模式来源于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历决定了该学科具有汇总特征，恰如现实主义中的英国学派代表人物斯特兰奇所给的定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是研究影响到全球生产、交换和分配体系以及这些体系所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念组合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②。当然，也有截然相反的研究方法，即将经济问题辅以政治学理论基础，使之更加接近于现实，其中主要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贸易、地区一体化等。^③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理论形成时所立足的现实主要来自于欧洲一体化；二是理论范式一直是围绕着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进展展开的。^④这说明，从理论的基础构建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若要成为全球化条件下的理论体系，尚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欧洲以外的地区能否从区域化视角出发获得经验解释；二是是否应当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构建一个更加具体的经济基础，即采取更具实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信强、何曜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页。

②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13页。

③ [美]弗雷德里克·皮尔逊、西蒙·巴亚斯里安著，杨毅、钟飞腾、苗苗译，《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体系中的冲突与合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④ 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7页。

证性质的分析方法；三是能否依靠以上两个方面的探索，形成一个新的具有区域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这些问题对于解构“后苏联空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中的合作潜力，自然更具说服力。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中，有一个核心命题需要关注，该命题有三个重要的关键词，即“霸权”、“竞争”与“合作”。在已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体系中，“霸权稳定论”无疑为美国制定全球规则提供了华丽的外衣。按照这种理论，霸主或领导者有责任保证提供稳定的货币和开放贸易制度下的种种公共产品。^①这意味着，霸权国也有权利获得更多的全球利益，既包括显性的经济利益，也包括潜在的战略利益，二战之后的美国就属于典型的霸权国家。

当然，“稳定的霸权”在历史上曾经真实地存在过：“16世纪的西班牙是这样，19世纪后半叶的英国和1950—1975年的美国更是这样。与大国相比，17世纪的荷兰联合省虽小，但却凭其示范作用而非军事或政治力量，领导了世界”^②。然而，苏联解体后，美国“霸权”所产生的效应，非但没有提升，反而由于世界多极化而出现了衰退。

作为“霸权稳定论”的创始者，吉尔平坦言，这一词汇是由反对者基欧汉归纳出来的。^③然而，基欧汉却做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反论，认为并非只有在霸权条件下才能合作，非霸权条件下也能实现合作。他认为，“霸权稳定论的第一个命题，即霸权国家能够促进某种程度的合作，从谨慎的意义上讲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理由确信，霸权国家的存在是合作性关系出现的必要或者充分条件。而且，我的这项论证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霸权稳定论的第二个命题是错误的：国际机制建立以后，合作并不必然需要一个霸权领导者的存在；霸权后合作是可能的”^④。显然，随着历史的发展，

①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1页。

② [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著，高祖贵译，《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6页。

③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81页。

④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30—31页。

关于霸权的争论从未休止，特别是在“两极格局”终结之后。此后，美国全球霸权非但没有加强，反而从绝对霸权走向了相对霸权，俄罗斯对其“军事—能源—货币”霸权体系构成了挑战。

但是不得不承认，在国内学术界，专门针对俄罗斯、东欧等转型国家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研究很少，即使在国际上也并不多见。^①显然，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对象两个方面，都存在对“后苏联空间”的疏漏和忽略。在“后苏联空间”，俄罗斯显然希望追求一个如同欧盟那样横跨欧亚大陆的经济联盟。而从欧洲发展的经验看，历史上的整合模式存在两种：世界帝国，即由单一的政治体系统治大部分地区；另外一种虽然不存在单一政治控制，但经济联系却异常紧密，“为了方便起见和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名词，我们用‘世界经济’这个名词来描述后者”^②。欧洲大约从16世纪开始，不再具有世界帝国特征，区域内的“世界经济”开始进入正式发展，但这种发展历程却经历了几个世纪。俄罗斯很难复制欧洲发展模式。更具现实可能性的是，通过经济合作日益加深，加上强大的军事和安全力量，形成一个以俄罗斯为核心、辐射中亚和欧亚地区的联盟。当然，考虑到俄罗斯所特有的政治体制与决策机制，在分析这个国家对外战略时，还需要注重“国内—国际”互动关系，即不仅将国家看作决策主体，而且将国际环境也看作影响国家决策的要素。恰如罗伯特·基欧汉与海伦·米尔纳所言，“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③。

同时，如果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视角出发，需要运用一种综合分析的方法，对其发展与作用进行战略评估。尤其要关注在不同的“霸权”形式中，大国之间竞争与合作所形成的特殊性。对此，俄罗斯学者认为，在现代世界已经很难长期维持霸权地位，美国就是最好的例子，它需要不断加强

① 王正毅：“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0年代以来 IPE 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6 年第 2 期。

②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郭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422 页。

③ [美]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著，门洪华译，《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3 页。

与盟国的关系，来保持自身影响力长期强大，中国自然也需要寻求合作伙伴，而俄罗斯应当是最好的选择。^①从这个视角出发，上述理论对于阐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地位与国际合作，具有非常好的现实意义。

（三）新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层面，既具有规模、又具有质量的对外贸易必不可少。在古典贸易理论中，大多对于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例如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与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等等。依据这些理论，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比较优势毋庸置疑，“丝绸之路经济带”沿途国家的资源禀赋也异常明显，开展对外贸易无疑是“双赢”。但是，如果系统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中的合作与竞争，不能仅仅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可能性，而是应当进行更加具体和贴近现实的讨论，议题包括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外投资对于国际贸易、产业聚集、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带动作用。并且，还要结合“后苏联空间”的具体交通走向和贸易线路，讨论沿途国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未来收益和机会成本。这意味着，理论框架需要构建在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的交叉领域之上。

早期的经济地理学主要是从现实的地理视角出发，也有将其称为空间经济学的著作，研究工业区位分布与空间距离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但由于大多数分析没有涉及经济学方法，因此更接近于地理学。在早期经济地理学中，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曾经在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对此后学科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认为海洋贸易曾经与陆地贸易产生竞争关系，19世纪的蒸汽机和苏伊士运河曾经使海洋贸易得以繁荣，而到了20世纪，铁路网络将代替海洋运输成为主要运输方式，衔接欧亚大陆的俄国也将成为世界的枢纽地带，谁拥有世界枢纽，谁就会主导世界发展。^②然而，尽管这种分析思路具有很好的启发性，但在现实世界中，直到现在，

^① Савельев А. Политик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ША сдвиг в сторону Китая// Мир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14. №.8. С.5-13.

^② [英]哈·麦金德著：《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6-68页。

海洋贸易也仍然占据着国际贸易的主体地位。从这个视角看，中国对外开放主要立足于东南沿海地区，因此，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本身具有将海洋贸易与陆地贸易结合起来形成支撑的战略意图。而在“后苏联空间”中，问题似乎并不复杂，因为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海洋贸易恰恰不是主要运输方式，甚至有些国家根本不具有出海口。在这个意义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后苏联空间”都需要改善交通基础设施，降低国家间贸易成本。

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传统上直接抽象掉运输成本、市场结构等因素直接分析国际贸易的研究范式，距离现实世界似乎是越来越远了。为此，克鲁格曼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空间问题仍然是经济学界的一个重点呢？这不是历史偶然，由于空间经济学本身的某些特征，使得它本质上就成为主流经济学家掌握的那种建模技术无法处理的领域”^①。他所指的“某些特征”即是“存在收益递增时的市场结构问题”，也是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所没有考虑到的规模经济问题。这个命题实质上就是迪西克和斯蒂格里茨的研究对象，即在垄断竞争条件下，国际贸易存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性，但生产企业之间并没有联合为“卡特尔”。^②克鲁格曼将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多重均衡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新贸易理论。此后，他发表了《报酬递增与经济地理》这一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诞生的论著，其中论述了规模报酬、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如何促进空间经济结构的演变。^③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在演化出城市体系的新地理模型里，这些观点被有效地调和了。一个区位的有利方面，如拥有一个好的港口，普遍起着‘催化’作用，一个新中心出现时，它会位于那里，而不是周围其他地区。但是，一旦新的中心已经建立，它将通过自我强化过程来成长，因而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最初的区位优势与自我获得的集聚优势相比变得不重要了”^④。显然，新经济地理

① [美]保罗·克鲁格曼著：《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蔡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② A. K. Dixit and J.E. Stiglitz,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 Vol 67, pp.297-308.

③ P.R. Krugma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Vol 99, No.3, pp.483-499.

④ [美]保罗·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在哪里？”，载《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G·L·克拉克等编，刘卫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7-58页。

学的核心基础在于，产品生产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会驱动产业聚集，并通过产业不断集中，最终实现一定空间地理范围内的经济体系。显然，这种经济地理的“自我强化”特征，使得“空间经济”在出现和持续方面，存在历史和偶然的方式。当然，新经济地理学不仅表现在前向后向一体化方面，虽然这是以该学说中以模型推理的核心观点，但专业技术、技术溢出对于分析和研究经济地理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出发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内涵，其中思路可以简单概括为：贸易规模扩大——产业聚集出现——区域经济整合——制度合作拓展。即通过国际合作构建起贸易规模和互联互通，形成具有产业聚集优势的“经济带”，进而使之在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的“自我强化”中继续发展壮大，从而实现中国与沿途国家的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这些思路在具体建设项目上能够获得俄罗斯乃至中亚国家的支持，对于中国与“后苏联空间”开展经济合作具有促进作用，但关键问题在于是否需要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对应的贸易、投资和区域合作规则，因为这个层面的制度推进，显然会触及“后苏联空间”的国际利益和战略格局。

六、一个分析框架

前面几个部分的讨论，主要遵循这样的结构：先从后苏联空间的特征与现实出发，接着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后苏联空间”的关系，然后再介绍与之相关联的几个理论层面的问题，现在则需要运用这些内容勾勒出一个分析框架。需要说明的是，从这样的视角进行分析，并不是为了展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全貌，而是专门从“后苏联空间”视角出发，这带有明显的局部性特点。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实现思路清晰的目的之外，也是因为包括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内的欧亚大陆，当属“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合作与竞争最为典型的区域。准确地说，这部分内容也是对前面提到观点的总结，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长期对外战略，在建设中需要考虑到境外线路与覆盖区域的地区特点。“后苏联空间”弹性特征，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既需要与俄罗斯、中亚国家展开务实合作，同时也需要考虑这些国家在区域合作方面所一贯秉持的态度，因此与“合作”同时存在的另一个关键词必然是“竞争”。相比较而言，前者得到了很多关注，而后者却经常被忽略，甚至是省略。

第二，“乌克兰危机”不仅冲击到“后苏联空间”，还使俄美关系、俄欧关系出现严重裂痕，更是直接促使俄罗斯调整对外战略。如果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中国长期发展战略这一视角来看，这需要判断乌克兰形势以及危机的本质特征，至少需要作出短期还是长期、大国博弈发展方向、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等方面的具体论断，才能将当前乃至未来地区形势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进行分析。

第三，“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一项对外战略，不仅需要从国情、世情出发进行研究，也需要从俄罗斯、中亚国家的对外战略视角来看，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关系，是否存在持续调整的状态，这其中有多少是俄罗斯因素引起的，又有多少是中亚国家因素引起的。回答这些问题，不能仅仅从国家政策层面进行单一解读，而应当上升到战略层面，就其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进行分析。

这三个方面，虽然仅仅是从“后苏联空间”视角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但却已经足够复杂。由于我们很难在这个体系中找到一个综合评价的共同指标，因此才在前面介绍了与之相关的理论层面的问题，为了避免简单机械、单纯罗列地梳理，还特别选了三个方向——大国博弈、大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尽管这样做了具体而详细的界定，仍然要避免范围过于宏大，否则就无法称之为一个分析框架了。

为此，我们需要强调一下总体架构与研究路线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是将宽泛架构与深窄路线实现有机结合。为了实现战略解析，必然需要采取多学科交叉的视角，但在具体分析中，却需要走深窄路线，即在宽泛的架构中不求全面，主要关注几个具有决定性和方向性的重要节点，先逐一分析作出论断，再进一步将这些论断纳入到总体框架中，进行结论性的综合战略评估。这其中固然需要运用不同的学科背景，但也并非简单的加总和概括，而是将理论与现实共同深入进去，以期构建起富有逻辑的分析框架。

具体来说，就是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我们已经对其中某些部分进行了初步论述（均已添加注释），还有一些问题则需要继续探索和分析：

第一，需要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进行战略视角的解析。包括从历史地理视角考察“一带一路”的当代价值、“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战略背景^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内涵与空间延伸^②、中国（新疆）向西开放的机遇与挑战^③。这部分讨论，不仅需要进行政策性解读，还需要运用前面提到的经济地理学，进行理论阐释。

第二，需要对“后苏联空间”内的大国合作与竞争作一个总体分析。包括围绕在中亚地区的大国竞争与博弈、“后苏联空间”的经济政治整合趋势^④、中亚国家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⑤、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功能^⑥等。其中对于区域合作的发展趋势与方向，既需要作出规范分析，也需要以实证分析作为辅助。

第三，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俄罗斯战略调整背景下讨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方向，包括从国家特征视角解读乌克兰危机^⑦、俄欧双方对乌克兰经济的影响^⑧、经济制裁与俄罗斯战略调整、“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等。这其中较为重要的问题是，乌克兰危机已经具有长期化特征，这意味着将会对“后苏联空间”产生持续影响，必然是推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所需要持续关注的一个重要背景，还要充分讨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两大战略缘何与如何“对接”。

第四，讨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后苏联空间”在协调与配合方面的

① 王志远：“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战略内涵解析”，《新疆财经》，2014年第3期。

② 王志远：“‘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际背景、空间延伸与战略内涵”，《东北亚论坛》，2015年第5期。

③ 王志远：“新疆向西开放：变迁、挑战”，《新疆财经》，2013年第5期。

④ 王志远：“俄罗斯与中亚：区域经济整合的新亮点”，《俄罗斯学刊》，2013年第5期。

⑤ 王志远：“中亚区域一体化合作探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⑥ 王志远、石岚：“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功能的主要障碍与对策分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⑦ 王志远：“乌克兰危机的一种解读——基于国家特征视角分析”，《欧洲研究》，2015年第6期。

⑧ 王志远：“乌克兰经济：从‘辗转腾挪’到‘内忧外患’”，《欧亚经济》，2015年第2期。

关键问题。包括从陆地与海洋贸易视角讨论“贸易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俄合作存在的问题^①、俄罗斯经济形势与中俄经贸合作的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与共赢等。这需要特别分析经济合作能否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推行中更好地“融合”，而不是仅仅将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定位于桥梁和纽带。

第五，应当在本文提出这个分析框架基础之上，将前文这些研究观点综合分析，得出一个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结论。

显然，对上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后苏联空间”所涉及的主要问题进行逐一回答，并非本文的任务。本文的主要目标，仅仅是在梳理相关文献基础之上，列举出我们认为需要回答的几个重要问题。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和初步的分析思路，旨在在众多研究基础之上，为研究提供一个总体的分析框架。在未来的研究中，相信学界还会有更具创造性的分析方法和观点。这就不仅需要本文提到的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等多学科作为支撑，也需要借鉴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等学科的观点，还需要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尽量真实而准确地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竞争与合作进行战略层面的解析。

【Abstract】 Many countries included in China'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itiative belong to “the Post-Soviet Space”. In the meantime, “the Post-Soviet space”, influenced by the power and ever-changing strategic intents of Russia, in addition to external power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haracterized by apparent elastic features. When “the Post-Soviet Space” is squeezed or expands outward, it often encounters corresponding reactions. Therefore, the basic features of this strategic region include geopolitical instability, changing internal structures, and particular vulnerability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regional situation. The outbreak and continuation of the Ukraine crisis is obvious evidence. Currently, major external factors related with “the Post-Soviet Space”

^① 韩克敌、王志远：“‘丝绸之路经济带’视域下中俄合作与防范的深入思考”，《俄罗斯学刊》，2015年第5期。

mainly includ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China's opening up to the West, involvement of external powers and their co-optition with regional powers, as well as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By means of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such disciplines 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es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 through empirical studies on major issues, this paper aims to set a reasonable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can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atus quo and prospects of "the Post-Soviet Space", which will be conducive to the coope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 Key words 】 the Post-Soviet Spac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s, Economic Geography

【Аннотация】Выдвинутая Китаем инициатив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охватывает страны, многие из которых принадлежат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му пространству». Однако находящееся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лы и изменени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намерений ведущей страны данного региона — России — а также под влиянием внешних сил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всё большую упругость. Когд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зажатым или ощущает экспансию вовне, оно часто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 реакцией.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основные черты данно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включают в себ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не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змен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ей структуры, особую уязвимость под воздействие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основными внешними факторами, связанными с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м», являются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и проблемы открытия Китая Западу, «вторжение» внешних сил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конкуренция с региональ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а также возможные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поясом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и

Евразийски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союзом.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азумных рамок анализа, опирающегося на те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географии и других дисциплин, проведение эмпир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екоторых основ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поможет углубить знания о настоящем статусе и эволюци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чт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будет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построению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рамка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яса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пояс Шёлкового пут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политэконом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география

(责任编辑 常喆)